

以色列的国族哀歌

——《诗篇》89 解读

张 纓

提 要：在《希伯来圣经》（或《旧约圣经》）中，囊括 150 首各种体裁和内容的《诗篇》，历来倍受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珍爱。现代圣经研究强调从形式（即体裁）角度对《诗篇》加以分类，然而，有些《诗篇》作品无法简单归为任何单一体裁，这就需结合内容对该诗篇进行解读，《诗篇》89 即是一例。针对《诗篇》89 融赞美诗、先知神谕和哀歌为一体的复杂特征，本文尝试从以色列流亡背景出发来加以厘析，并尝试将之归为“国族哀歌”。

张纓，博士，2007 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目前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主题词：《诗篇》89 君王诗篇 赞美诗 先知神谕 国族哀歌

在整部希伯来“诗集”（The Psalter）中，《诗篇》89 的位置颇为特殊：此诗位列总计五卷的第三卷之末，是该卷的收尾之作^①——这样一个位置提醒读者，《诗篇》的编订者很重视这首诗，亦很强调其中传达的思想情感。由于《诗篇》89 糅合了“赞美诗”（1—2，5—18，52 节）^②、“先知神谕”（19—37 节）和“国族哀歌”（46—51 节）等多种文体，且该诗各部分之间从形式到内容、从讲述的角度到表达的情绪都有较大的落差，因此有关其体裁与主题的争议是《诗篇》研究中一个热门的课题。^③争议的焦点，首先集中在该诗的主要体裁落实在何处这个问题上。有人直接视《诗篇》89 为“哀歌”，也有人强调其“立约神谕”的君王主题，甚至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中，该诗常被作为“赞美诗”的典范在崇拜中使用。显然，对体裁的界定直接与该诗内容的理解相关。那么，在这三个部分中，究竟哪一部分内容构成了《诗篇》89 的重心？构成其文体要素的赞美诗、神谕和哀歌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怎样的侧重？让我们依次来看一看。

1. 赞美诗

“赞美诗”可能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最

经常使用的诗篇文体之一。《诗篇》89 以对耶和华的称颂起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这里所用的格式“我要歌唱”（אֲשִׁירָא）让人想起《出埃及记》15 章的“摩西（米利暗）之歌”和《士师记》第 5 章的“底波拉之歌”，两者都是欢呼胜利的赞歌，具有礼仪的功用，^④由于“摩西（米利暗）之歌”和“底波拉之歌”这两首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希伯来“古诗”，因此可能使得不少学者认定具有同样格式的《诗篇》89 中的“赞美颂诗”也是一首古代作品。^⑤不过，如果认真琢磨该赞美诗的用词和其中体现的神学思想，我们就会对它的古老性产生怀疑。不止一个学者指出，18 节中出现的“以色列的圣者”一词，是“第二以赛亚”（Deutero-Isaiah）中指称上帝的一个核心语汇。第二以赛亚的作者活动年代应该已是流亡时期了。^⑥而 Gerstenberger 则指出，将耶和華与其他神祇进行比较并与之一较高下的思想，应是以色列人流亡后相继受巴比伦及波斯帝国统治的产物，^⑦在此意义上，赞美诗的成书年代未必那么早。

在 5—18 节中，诗人运用了丰富的神话素材，而且突出强调了耶和華上帝创造和统治宇宙的权能。在希伯来赞美诗中，赞颂上帝之权能的

创造主题常常和一些神话因素相结合，Gunkel 和 Begrich 指出，上帝击败代表混沌无序的龙（chaos dragon）的诗句经常出现于希伯来诗歌中（《诗篇》74：12—17，《约伯记》26：12 及以下），而类似的赞颂也出现于其他民族，例如在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献给他们的主神 Marduk 和 Ašur 的诗作中。^⑧事实上，迦南神话中也有类似主神击杀代表混沌的海神的主题，乌加列神话中 Baal 打败 Yam（海神）的故事就属此列。^⑨通过如此的搏斗，战胜的一方自然就以王者自居了。可以说，每个民族都以相似主题的神话歌颂其保护神，并以此作为其民族认同的基础。以色列人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将耶和华上帝视为宇宙的开创者和统治者，他高高在上、无与伦比：

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89：6）^⑩

耶和华的权能辖管天上地下以至深海，因此，他无疑是宇宙的王者。

除了称颂耶和华的权能，出现在赞美诗部分的耶和华的另两个特征是“坚执”（נָחַץ）（1，2，14 节）和“信实”（אֱמֻנָה）（1，2，5，8 节）。Laure 根据 Glueck 的研究指出，נָחַץ 总是用于存在某种关系的双方，如亲属关系、婚姻关系、宾主关系等等；上帝的 נָחַץ，用在他与人的盟约关系（covenant relationship）中时，表示该关系的牢不可破和紧密一致。^⑪在本诗的语境中，（נָחַץ）与（אֱמֻנָה）基本上是作为同义平行词出现的，后者的意思为信实（faithfulness），在此基础上理解（נָחַץ），就能体会其中可靠、忠实的意味，因此，将之译为“坚执”应比添加了后期神学意味的“慈爱”更贴切些。如果与下文的“先知神谕”联系起来看，这里出现的“坚执”与“信实”作为上帝在与大卫家族的盟约关系中体现的诚意与善意就更突出与明显了。

虽然《诗篇》89 在基督教传统中被作为赞美诗使用于圣诞节，^⑫但几乎没有学者认为它的重点在赞美诗部分。换言之，如果不是出于简单的拼凑，赞美诗的出现对《诗篇》89 而言是陪衬，尽管——如我们将会讨论的——它起的是反衬的作用。而在剩下的两部分中，究竟哪一部分

成为该诗真正的中心呢？

2. 先知神谕

《诗篇》89 的第二部分是一段有关上帝与大卫所立之约的“神谕”，由于通常上帝的“神谕”通过先知之口转达，因此它往往也被称为“先知神谕”。上帝与大卫所立之约在希伯来圣经《撒母耳记下》7 章 5—16 节以及《历代志上》17 章 4—14 节也有叙述文体的记载，尽管《诗篇》89 中完全没有提及先知拿单的名字，但通常学者们仍认为另两个文本与本诗中出现的“神谕”有密切关系。

Sarna 在对这三个“先知神谕”的文本进行细致比较研究后发现，^⑬较之《历代志上》17 章，《撒母耳记下》中的“拿单神谕”与《诗篇》89 第二部分相比更为接近，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几处明显的差异。首先，《诗篇》89 中没有提到大卫的圣殿计划，Sarna 并且指出，后文哀歌部分同样没有涉及圣殿。其次，“我要使他的 [左] 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25 节）一句在“拿单神谕”中是没有的，^⑭Sarna 解释说，这句形容大卫王朝辽阔疆域的诗句出现于此，是为了跟下文军队惨败的现状造成反差；而强调大卫的“上帝长子、最高君王”身份（27 节），也与哀歌中君王受辱的场景是同样意图的对比。此外，Sarna 指出，缺失于《历代志上》而在《撒母耳记下》中出现的违约责罚的对象，在诗中也从大卫本人转向了大卫的子孙。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差异还在于，《诗篇》89 以上帝亲口所发的庄严誓言结束了神谕，而该誓言却不存在于“拿单神谕”文本中。Sarna 通过仔细的查考发现，大卫在其遗言中说过，上帝给他的是永恒之约（《撒母耳记下》23：5），可能本诗作者以此为据作了发挥。Sarna 由此认定《诗篇》89 的作者出于自己的目的修正了“拿单神谕”的内容。

Sarna 的比较显然是建立在“拿单神谕”先于《诗篇》89 的假设上，无论我们是否同意 Sarna 的假设和结论，他的比较本身让我们对本诗“神谕”部分的关注与强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对“神谕”与“哀歌”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

3. 国族哀歌

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诗篇》89 是一首“群体哀歌”,^⑤而 Leslie 则更准确地将之标记为“国族哀歌”,^⑥但他同时指出,这首诗是以君王的手笔,或以君王的名义表述的,^⑦就此,Clifford 直接称其为“君王哀歌”。^⑧

根据 Mowinckel 的解释,所谓“君王诗”并非一类特殊的文体,其可能由赞美诗、感恩颂、哀歌以至先知预言等所有出现于《诗篇》的体裁构成。“君王诗”最主要的特征是,以色列的君王在这些《诗篇》中占据突出的地位,要么作为祈祷者,要么作为被祈祷者,抑或是该诗论述的中心。在此意义上,他将《诗篇》89 归入君王诗的范畴。^⑨赞同 Mowinckel 这一判断的人不在少数,诚如 Mowinckel 所言,“君王诗”的主题并不与赞美诗或哀歌的文体冲突,某个程度上甚且可以说,君王的主题的确贯穿了本诗上下,但本文为什么要强调“国族哀歌”的概念?在此,“国族哀歌”不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概念,而是标志了诗人的关注。正如 Mowinckel 所言,“君王代表了整个国家,耶和華与大卫所立之约跟耶和華与以色列民族所立之约完全就是一回事”。^⑩因此,尽管本诗哀歌部分以第一人称讲述,似乎以君王个人的名义,但事实上,诗人的关心并不仅仅是君王荣辱,而更在以色列国家民族的兴亡中。

由于《诗篇》89 中的哀歌部分没有提及具体的历史事件,因此使得学者们对其背景莫衷一是。Sarna 与 Ward 都认为该诗应是前流亡时代的作品,因为哀歌中讲述者自称为耶和華的仆人,似乎有君王的身份;且诗中没有提及耶路撒冷圣殿,所以理应写于犹大亡国前。^⑪但他们的立场遭到了另一些学者有力的挑战。Gerstenberger 主张,该诗应是巴比伦入侵后的产物。^⑫Floyd 更进一步论证,上帝并未许诺大卫王朝的常胜不败,他与大卫所立之约的毁弃由此不可能是任何普通的战败,只有王朝倾覆,君王被赶下宝座这样的灾难才可说是神谕的失效。因此他相信哀歌所描述的战败受辱场景,必然同时威胁到犹大国和大卫王朝的存续,在这个意义上,《诗篇》89 亦绝非前流亡时代的作品,Floyd 的论证

无疑是令人信服的。基本确定了本诗的背景后,我们就能对其糅合的诸多文体与内容要素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

如果说赞美诗部分引介了上帝的坚执、信实与权能,神谕部分突出强调了上帝拣选大卫并与他立约的誓言,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第三部分的国族哀歌应被视为全诗的重心所在,如 Leslie 所言,“前两部分起到的只是衬托作用”^⑬。

在这一部分,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动人的哀场景象,既有第三人称的倾诉(38—45 节),也有第一人称的祈诉(46—51 节),诗人刻画了上帝弃誓、君王受辱的惨痛后,恳求上帝回想从前对大卫的坚执与信实。很明显,全诗的尾章像一个主旋律,贯通了前后三个声部。

前文的分析表明,《诗篇》89 以大卫王室的兴衰为关注的中心。那么,在表面的跌宕起伏之下,该诗究竟要传达怎样的弦外之音呢?

上帝的“坚执”与“信实”作为一对平行词多次出现在本诗中,成为贯穿各部分的关键词,但事实上诗人强调的重点却在“坚执”与“信实”的缺席中,在上帝背弃誓约,使大卫王朝覆灭的现实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部分的赞美诗起到了两重作用。一方面,上帝的“坚执与信实”和他的权能是他与大卫家族立约的基础,是上帝统治宇宙的权威赋予大卫家族治理人间王国的荣耀地位;另一方面,赞美诗对上帝之“坚执与信实”的肯定也为全诗最后部分质问上帝背约、祈求上帝“想念”从前的誓约提供了反衬。^⑭而“神谕”部分的修辞同样体现了这一诉求。虽然上帝与大卫之约被附加了条件(30—32 节),但这条件并不能被视为盟约本身的条件,因为紧随其后的转折表明,上帝与大卫所立的是“无条件之约”,因为上帝“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35 节),不会背弃他的约。这一“起誓”的场景似乎意在提醒上帝:你不仅毁约,而且背弃了自己的誓言。细细体会 38—40 节的语气,字字句句都好像只是在陈述上帝丢弃其受膏者的“事实”,但字里行间堆积的都是对上帝的责怪,希图将上帝“背信弃义”的作为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与此同时,全诗最后部分(46—51 节)

的祈诉 (petition) 却暗暗流露出一种急切的期待 (46—47 节), 希望上帝记起自己的誓言, 帮助自己的子民脱离困境。

从以上这两个角度看,《诗篇》89 的线索与主题就比较清楚了, 这首诗最可能写于国家遭难的危机关头, 诗人面对国家覆亡、君王受辱的困境, 试图以精心构思的过去与现在、荣耀与羞辱、誓约与弃绝的强烈对比, 唤醒并提醒上帝, 恳求他遵守曾经与大卫家族所订立的不弃不离、坚执信实的誓约, 从而借助上帝的权能重整旗鼓、再图复兴。可以说,《诗篇》89 是一首在流亡的困境中寻求上帝帮助的“国族哀歌”——该诗的立足点是当前的苦难, 而其诉求点则在先前上帝与大卫立约的誓言中, 诗里表现的质问上帝的智慧和勇气的确独具一格、不同凡响。

(责任编辑: 甘棠)

①“诗集”是圣经“诗篇”(The Psalms)的合称, 共有 150 篇, 传统上分为五卷, 分别为: 第一卷, 1—41 篇; 第二卷, 42—72 篇; 第三卷, 73—89 篇; 第四卷, 90—106 篇; 第五卷, 107—150 篇。这一分类的缘由已不可考, 据说是为了和“五经”相呼应。参 A. F. Kirkpatrick, *The Book of Psalm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2, 1933, p. xvii.

②有关本诗诗节号, 中文和合本及英文新标准修订版(NRSV)与希伯来文马索拉版(MT)有 1 节的出入, 因马索拉版将诗前的题头算作第 1 节, 其第 2 节为中英文版的第 1 节, 以下类推。但基本上, 所有学者的论述都根据诗篇的马索拉版章节号为基准。为引述和查阅方便, 本文采用两套标准: 当引用学者著述时, 按其原文, 不作改动; 其它地方则以中英文版为准。

③有关该诗的体裁与内容之争议, 参 Richard J. Clifford, “Psalm 89: A Lament over the Davidic Ruler’s Continued Failur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73 (1980): 35—48; Michael H. Floyd, “Psalm LXXXIX: A Prophetic Complaint about the Fulfillment of an Oracle”, *Vetus Testamentus* XLII, 4 (1992): 442—57; Nahum M. Sarna, “Psalm 89: A Study in Inner Biblical Exegesis”, *Studies i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Philadelphia, P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2000, pp. 377—394 等文。

④ E. Gerstenberger, *Psalms: Part II and Lamentations*, Grand Rapids, Michigan; Cambridge, U. K.: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1, p. 148; A. R. Johnson, *The Cultic Prophet and Is-*

rael’s Psalmody,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79, p. 73.

⑤ S. Mowinckel, *The Psalms in Israel’s Worship*, translated by D. R. Ap—Thomas, Grand Rapids, Mich.: W. B. Eerdmans Pub. Co., 2004, vol. II, p. 152.

⑥ Herbert May, “Aspects of the Imagery of World Dominion and World State in the Old Testament”, in *Essays in Old Testament Ethics*, edited by James L. Crenshaw, John T. Willis, New York: Ktav Pub. House, 1974, p. 69.

⑦ E. Gerstenberger, *Psalms: Part II and Lamentations*, p. 149.

⑧ H. Gunkel, J. Begrich, *Introduction to Psalms: The Genres of the Religious Lyric of Israel*, James D. Nogalski. Macon 英译,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3.

⑨ Herbert May, “Aspects of the Imagery of World Dominion and World State in the Old Testament”, p. 64.

⑩ Leslie 指出, “神的众子”(heavenly beings, 直译为 sons of God) 在此并非指被外族崇拜的其他神祇, 而是一个共同崇拜耶和华的“圣者的会”(the council of the Holy)。见 E. A. Leslie, *The Psalms: 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 in the Light of Hebrew Life and Worship*. New York: Abingdon—Cokesbury Press, 1949, p. 274.

⑪ Gerald Larue, “Recent Study in Heseb”, in Nelson Glueck, *Heseb in the Bible*, edited by Elias L. Epstein, trans. Alfred Gottschalk, Cincinnati: The Hebrew Union College Press, 1967, pp. 2, 6.

⑫ 见 A. F. Kirkpatrick, *The Book of Psalms*, p. 531.

⑬ 以下转述见 Nahum M. Sarna, “Psalm 89: A Study in Inner Biblical Exegesis”, pp. 383—385.

⑭ 参《申命记》11 章 24 节。

⑮ R. Clifford, “Psalm 89: A Lament over the Davidic Ruler’s Continued Failure”, p. 37.

⑯ E. A. Leslie, *The Psalms*, p. 273.

⑰ Ibid.

⑱ R. Clifford, “The Hebrew Scripture and the Theology of Creation”, *Theological Study* 46 (1985): 513.

⑲ S. Mowinckel, *The Psalms in Israel’s Worship*, vol. I, p. 47.

⑳ Ibid., p. 44.

㉑ Nahum. M. Sarna, “Psalm 89: A Study in Inner Biblical Exegesis”, pp. 385, 388—390.

㉒ E. Gerstenberger, *Psalms: Part II and Lamentations*, pp. 154.

㉓ E. A. Leslie, *The Psalms*, p. 278.

㉔ B. Britt, “Unexpected Attachments: A Literary Approach to the Term תּוֹנִן in the Hebrew Bible”,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27, 3 (2003): 298.